



尚論編卷之十三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房瑄字次律少好學風度沈整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
元中作封禪書詔宰相張說得舉天寶中玄宗有逸志為華清
宮以瑄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帝狩蜀瑄馳謁帝喜甚拜相俄
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
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與參決稅務賀
蘭進明銜瑄令攝大夫故言瑄疏濶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建遣
永王豐王統四節度於陛下非忠帝始惡瑄會瑄請自將平賊

帝猶倚以成功。瑄身中軍先鋒，用春秋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瑄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當戰，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後以琴工董廷蘭藉瑄勢，招賕謝為有司。劾瑄遂罷廢，旋亦稍起。然不任事矣。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桡故功名，隳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

引劉秩嚴武與宴語
下詔陳其比周狀
名之為累也。戒哉。

李泌字長源，蚤慧，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待詔翰林，以賦詩說楊國忠、安祿山等見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謁見，陳天下事，帝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頃賜金紫，拜廣王司馬，以絕衆指。衣黃者聖人諫，掘焚林甫歸，故怨不能安親。二京平，為群臣通。上素請迎就孝養，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求隱衡山。初，帝問破賊期，對曰：「不出二年，無寇。」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務萬全圖久安。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

後以所徵之兵會擊之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
它時有所建明故柳玭稱兩京復必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
范蠡云代宗立召泌疆臣食肉為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之載
誅召還復為常袞所忌又出之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議者欲
赦懷光泌破一桐葉附之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
復合有如此葉矣由是
所減吏員而省冗官時
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帝數稱舒王
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言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
于陛下乎即噫鳴流涕勢爭數十帝寤太子乃得安帝嘗言卿
雖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
無陵傲好勝之志使朕中懷已盡

而屈服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
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說
切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
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
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亦不少又佐代
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
神事乃獲用蓋以恠自置而為之助也至勸帝先事范陽明
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云

湯綰字公樞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疑塵滿席澹如也不
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

賦各一篇。綰為冠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在吏部品裁清允。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載罷。綰相。士相賀朝廷。釐補穿敝。惟綰是恃。未幾薨。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憚。止經誥微趣。學者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執政中丞。崔觀毀池觀。京兆黎幹損駟從十之九。子儀散音樂五之四焉。鄒氏泉曰。公權上疏言進士明經之弊。請舉孝廉。其意最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惜也。且其為相。聞風者靡然自化。不獨崔黎輩必其清名儉德有過人者。至論議頗渾大。雖王佐無以加諸世。以比之楊震山濤。謝安。余謂天假之年。盡究

其用其功業。或三子不逮云。

崔祐甫字貽孫。第進士。調壽安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性剛直。遇事不回。嘗攝中書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時有猶乳胤袞率群臣賀。祐甫曰。此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枉敵之證。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德宗即位。出袞而相。祐甫先是來當國。官賞一切杜絕。奏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祐甫薦舉惟其人。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祐甫請以所獻就賜淄青將士。正己慙服。鄒氏泉曰。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設。張

四方企望。至治赫然。有貞觀風。顧德宗性本猜刻。故小人易入。一盧杞輔之以嚴刻。而祐甫所啟寬大之政。遂衰矣。范祖禹嘗言之。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諒哉。

柳渾字夷曠。天寶初。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薨服步至奉天。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汚。勦名乃更今名。貞元中。拜相。韓滉自浙西入朝。奏事。或日晏。它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刑人。豈尊主卑臣義耶。滉悔悟。稍褫其威。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曰。夷狄難以信維。臣竊憂之。及吐蕃却盟。

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礼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于朝。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罷政事。

泉按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淺。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益篤。夫渾方弱齡。未事誦覽之業。乃其朗悟已明。聖教異端之殊。塗寧速死而不為他道。今世浮華之士。譚玄坐禪。轉相驅煽。而宿學故老。間亦慕效而為之。又藉此以博名高。其意趣何不逮渾之蚤識也。

李晟字良器。世以武功仕。廣德初。擊党項有功。吐蕃寇靈州。晟

以千人破之執其帥虜鮮靈州去馬璘之敗也晟率游兵援璘以歸璘內忌其威畧歸之朝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晟將神策軍踰大渡斬虜魏博田悅反與馬燧李抱真敗之洹水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約燧以兵趨定州而圍解赴難奉天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并劉德信兵而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屯咸陽有詔徙屯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綉帽自表欲令涇原士見而奪心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制備隨徙心趨東渭橋是時帝狩梁州口詔進晟相位晟提孤軍橫當賊鋒恐二賊合以軋之乃卑辭厚幣偽致誠于懷光而下令激將士諸將靡不受節度懷光始惧奔河中因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

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遣人報家無恙叱斬之乃移壁薄都城大破賊禽賊殆盡泚以殘卒萬人西走露布至梁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帝至自梁紀其功自文于碑晟因言赦懷光五不可請選精兵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燧不許又請制西戎遂鎮鳳翔隴右涇原吐蕃大惧尚結贊謀間晟且屢乞和會晟入朝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後果宰相韓滉與晟合而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畧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制河南李希烈誣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

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錯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祐不能見信于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馬燧字洵美少與諸兄學輟策嘆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策安祿山反使賀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將誅覆公盍傾其本根使坐受擒此不妄功也循許之因繼殺祿山所遣召循使肅宗末節度使李抱玉署為尉時回紇還國所過剽傷燧為抱玉典辦具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燧因啟僕固懷恩必窺太原當備之後從抱玉入

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累進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田悅助之燧擊走悅平汴州鎮河東乘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威震北方始田悅輸款朝廷時燧建言悅必反至德宗建中二年果叛燧擊斬其將楊朝光連破之悅遣人告窮于朱滔王武俊遂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平章事封王滔武俊之聯兵傳魏也燧兵且屈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與抱真共解邢圍燧以所獲軍糧之餘給抱真軍及將攻魏抱真靳與攻具請獨當一面由是逗遛燧將引還李晟為和解僅相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旬舍之屈威靈乃捨軍入朝請討懷光不閱月河中平帝賜宸宸台衡二銘以

言君臣相成之美吐蕃尚結贊甘辭重幣請盟遂言宜許之帝
詔渾瑊與盟平涼瑊劫城僅得免吐蕃歸遂之兄子弁曰公若
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後與
李晟皆圖象凌煙閣瑊本鐵勒部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
之防秋立跳盪功從破賊勇常冠軍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
肅宗即位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從僕固懷恩平史
朝儀功最懷恩反以所部歸子儀從擊吐蕃有功大曆中吐蕃
盜塞深入與戰大敗請再戰破之建中中以節度使召入李希
烈詐為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帝狩奉天率家以從
朱泚兵薄城血戰譙門賊退進平章事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
以西軍收咸陽朝廷待之與晟鈞禮後與馬燧同討懷光平之

及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劫僅自免羸服待罪詔釋之瑊好書通
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
謹功高而志益下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信待貞元後天子
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
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
之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討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
不感槩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
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
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
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

如詔為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城
遂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楊炎常哀同時
知制誥元後言
制詔者常楊云

楊炎字公南文藻雄蔚豪爽尚氣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
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元載當國擇
才可代已者自近得炎親重無比載敗炎坐貶德宗在東宮常
諷其所為李楷洛碑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畱任遂相之道州
司馬即拜初第伍錡為度支患豪將求取悉左藏賦入大盈內
平章事庫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奉給連結其間至是炎請出之以
歸有司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自租庸調法壞科歛凡數百名
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天下殘瘁炎疾其敝請為兩稅
以一其制天下利之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祐甫疾炎

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
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
議城原州載初有而詔書下涇軍攻作從軍恚怨卒不能城又
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誣殺之朝野側目而炎使人自解
于諸鎮上始銜之未發也會與盧杞同秉政炎薄之不與會食
杞陰為憾及杞請復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炎固不可
杞益怒帝亦以炎論疏闊罷之炎後立私廟于曲江南飛語云
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貶崖州未至賜死

鄉氏泉曰炎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史氏以為古所未有也
奏還左藏以歸有司革宦官持簿之弊善矣兩稅之法馬端
臨以為雖非經國遠猷亦可以救當時民病第後來於稅外

別有徵求。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若陸宣公之疏齊抗之論。又別一說。乃其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伎害根中。不能自止。眦睚必讐。果於用私。故終以此及禍云。

劉晏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之。即授太子正字。累遷至京兆尹。總大体。不苛號稱。職代宗立。前已進領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盡得河渠病利。移書于宰相。元載言運之利與害各有四。載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勞曰。卿朕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與第伍琦分領天下錢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常察執政忌晏有公望。用為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第伍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

法益密。利無遺入。戶賦之入倍增。併然任職。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江淮珍甘之貢常冠諸府。由是媚怨益多。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失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讐。而庾準希楊炎旨。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證成之。帝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贊曰。人生之大。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怨。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挈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泉按晏之既被誣也。舊史推明其功。而陳諫以為管蕭之亞。

著論紀其詳大畧言至德以後百姓殘於大兵饑役相仍十
耗其九晏為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
流離死亡又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尤能時民之緩急而先後
之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方晏賜死時兼刪定使議籍沒衆
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
其廉夫晏總利權而一毫不以入私門可槩以言利之臣少
之哉

李絳字深之系本贅皇擢進士宏辭憲宗元和中知制誥時盛
興安國佛祠倖臣請立石紀聖德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
上言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
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帝嘗謂絳曰此諫官

多朋黨論奏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開納獎勵尚恐不
至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絳
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
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臣處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
乃臣負陛下若上犯旁忤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
以疾風勁草許之遂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閱月
不賜對絳謂臣等飽食不言顧聖治如何帝嘗畋苑中至蓬萊
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每有詢
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歆遂以相而承璫寵方盛忌其進陰
有毀短乃出承璫監軍而拜絳相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
欣然絳獨曰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為鄙去京師不遠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水旱無年倉廩空虛渠便高枕而卧矣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帝患朋黨以問絳荅曰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耳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持尤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後以足疾罷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可憂者五及自觀察召遷御史大夫嘗率其屬叩廷英切諫穆宗游畋文宗立詔絳募兵赴蜀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者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遂遇害

鄒氏泉曰深之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而賢不肖太分屢為

讒邪所中承瓘出則絳相絳罷則承瓘召而皇甫鑄李逢吉之徒或薄其恩或下其遷卒又為賊姦所乘豈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挽耶史氏常稱絳云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慙然於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嶽等矣諒此言乎

李吉甫字弘憲栖筠之子也德宗貞元初草具中宮卹禮儀則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惟人重其量憲宗立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吉甫請以西川授高崇文使得悉力故闢之平吉甫謀居多嘗請問効中書史滑渙之姦及建言罷諸道歲終巡旬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才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親信元

和中擢相言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疆
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
之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留
才又度劉錡必反請興徐梁兵為犄角討之錡衆聞斬錡降焉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
十六鎮殿最分明後有劾言甫交通術士者訊之無狀吉甫乞
免因薦裴垕自代而出節度淮南然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復還
秉政奏言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請參閱
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嘗請自往招吳元濟苟逆
志不悛得指授郡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
之會暴疾卒

鄒氏泉曰吉甫當國綜政事衆職咸治藩鎮一事尤所刻
意如圖二劉議河北拓淮西多中窾始與武元衡連位未幾
節度劔南屢言元衡才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
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垕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
失及與蕭俛同召獨用俛而罷正辭人皆疑憚之帝亦知其
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辨爭殿上帝多直絳此豈史所謂
有愧于父者耶父謂栖筠也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為
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斥稱贊皇公云

陸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頃以書判拔萃補
渭南尉德宗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
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

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且言關中王業根本宜有端本整焚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驗從狩奉天稅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詔日數百贄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李晟密言李懷光異志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言懷光必反勸帝許晟移軍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行在震驚遂徙幸梁贄孤立為左右推倖沮短又言事無所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相但為中書舍人後父服闋復召為學士眷遇彌隆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素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參出始相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或言諸司所引

皆親屬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又請計闕集人檢杞吏姦天下便之又以西北邊塞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上陳其弊言去六失致八利甚備帝愛重其言不從也贄嘗薦李異判度支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倖得君天下讐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陛下誠痛自咎悔不吝改過以言謝天

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李抱真入朝為帝
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舊臣
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贊有助
焉贊之輔政也諸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對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
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瘡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
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讐
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
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
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

可嘗即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說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
法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鄒氏泉曰陸宣公之秉筆內署也有制誥集一十卷奏草七
卷其在相位也有中書奏議七卷至今炳炳如丹其人雖千
載往矣乃文章事業於此亦可概見說者或謂房魏姚宋逢
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公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四子爭列蓋
道未至也是不然奔車覆轍雖孔孟亦豈能規行哉若使四
子與宣公易時而相其軒輊固未可知矣惟德輿有言宣公
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非道未至也斯言信然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
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

人德輿建言江淮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
今霖雨二時宜擇臣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講求所宜
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使循行慰撫裴延齡以
巧佞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
利以罔上不省時德輿言恐四方以朝廷為乏士帝曰非不知
卿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知貢舉甄品詳諦最得人取明
經初不限員大早上陳闕政它所言漕運冬薦事帝頗採用之
憲宗元和中請許成德王承宗襲而擇守臣代昭義盧從史不
聽及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義復請赦成
宗從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垕病遂相對帝問政以仁厚為
先帝然之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

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
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
遽言極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軒輊坐是罷

泉按德輿生四歲能賦詩自始學至老積思經術無不貫綜
亦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
京以胡廣其大指有補于世為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
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
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

杜黃裳字遵素擢進士又中宏詞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
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謀矯詔誅大將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
得詔判其非質之伏罪因易置諸將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時

王叔文用事未嘗過其門又為裴延齡所惡十暮不遷憲宗監國始相之白罷儉佞無功節度韓全義固勸無赦劉闢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撓又激崇文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帝目黃裳曰時卿之功時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毋從容具言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脩削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得其大者元和中以相節度河中卒黃裳違權變有王佐大畧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卒後為御史所劾

鄒氏泉曰始德宗創文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

年尤甚自憲宗元和初黃裳請制以法度由是慨然發憤志平僭叛擒劉闢而蜀平誅李錡而浙西平擒吳元濟而淮蔡平斬李師道而淄青平魏博田興請吏獻地幽州劉總歸向朝廷而兩河亦盡遵約束唐之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者論者以為皆黃裳啟之也惜乎任政未久不究其才乃有以納邠寧緡錢劾之于卒後者何異洗垢而索其瘢乎

邠寧高崇文也

裴垪字弘中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憲宗元和初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垪曰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垪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對策非是罷學士帝畱垪方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相請繩不軌課

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所請帝憚埴誠使勿言時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佑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埴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卽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起江淮而南民少息矣埴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執政多忌之惟埴獎勵使盡言所擢常貫之裴度李夷簡皆號名臣而士大夫亦不以埴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倖人始埴由李吉甫薦進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埴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埴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埴及卒不加贈給

鄒氏泉曰范祖禹稱裴埴忠于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謂其竭誠輔佐賞諫官也此一事足以塞疑謗矣乃其解史任則信冒奏之讒議斥武彘武彘明王承宗轍則入先見之毀非李絳之釋其事劉伯芻之表其忠幾生被斥而死無贈也故議者謂帝知埴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崔群字敦詩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擢甲科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者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聽後拜相請釋李師古沒人妻子奴婢貲產及免榷長孺死以養其耄母凡啟奏平恕類如此是時皇甫鑄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群數言其

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群以是諷帝故縛銜之帝卒自相縛會度支廩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縛奏群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遂罷群穆宗立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群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俄拜御史大夫未幾節度武寧其副王智興討幽鎮還籍兵逐群群失守左遷復召入卒
鄒氏泉曰唐史贊有言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群以為相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乃群以是諷帝當其時左右且為感動矣而帝卒相縛故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明皇所謂視漏弗塞忽傾弗支舉天

下付之亡而不畏者憲宗之謂乎

杜佑字君卿以父蔭補剡丞後為經畧使楊炎輔政軍興餽漕佑得剡決判度支德宗建中初河朔兵革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上議言之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史俄節度嶺南朱厓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徐州軍亂詔佑以相節度徐泗討定之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頃復相德宗崩詔以本官兼度支鹽鐵使王叔文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欲搖東官冀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盡讓度支鹽鐵于巽職務簡修党項陰誘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即上疏言宜慎擇良將使

尚書
卷十三
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
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後數年固乞骸
骨許之佑嗜學雖貴猶夜分讀廣劉秩政典之缺參益新禮為
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曾孫
牧字牧之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累遷為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是時李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
長慶以來繼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
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
罪言大要以為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賦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宰相
李德裕素奇其才及是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移書于德

裕已而澤潞平畧如牧策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齟齬小謹敢論
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長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
杜甫云

泉按君卿精於吏職為治不皁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
下之議者稱治行無比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焉牧之
指陳利病綽有祖風然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
相而牧困蹶不自振頗快快不平云

裴度字中立德宗貞元初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異等以御
史論權嬖梗切出元和中知制誥憲宗遣度宣諭田弘正時效
魏博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王師討蔡度以
中丞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王承宗謀緩蔡兵伏

盜京師。刺用事大臣。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帝怒曰。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度亦以綱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帝益信。伏拜度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鮮。内外大恐。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于時討蔡數不利。它相李璣等建言。用兵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即以相領淮西。處置使都統事。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初逢吉忌度。帝惡其居中沮撓。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入蔡除苛政。民始知有生之樂。程昇皇甫鏞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

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罅。初蔡平。王承宗悞度。遣辯士柏養智說乃獻德棟二州。李師道怙疆度。密勸帝詔田弘正致討。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度極言中人橫恣。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楊朝文。紆紆使收息殺之。由是京師肅清。已而卒為昇鏞所搆。出鎮河東。穆宗即位。詔度討朱克融。王廷湊時帝所遣將。有所畏。無尺寸功。度入賊境。數斬將以聞。元稹結宦官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稹。近職俄擢稹宰相。度以相留守東都。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交章極論。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度居東。人人失望。帝悟。

尚書 卷十三
詔度朝京師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度諫帝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河北諸軍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帝從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搆度共諷帝召逢吉還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疾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固請到內殿求立太子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引所厚結宦官醜沮日聞乃出度長慶中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嘆宰輔非其人使凶賊熾肆學士韋處厚極言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乃復度兼平章事寶曆中度請入朝逢吉大惧為非衣小兒謠歌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朱克融執賜不使者楊文端且假度支帛請遣工助治東都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言二策帝用

度次策

略

以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緣召發乃有賜予

克融聽命歸文端帝縱弛日

晏坐朝度諫以為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帝嘉

納為數視朝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度自

見功高位極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勲

業久居上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白帝出之節度使東

都留守度因治第集賢里作別墅于午橋號綠野堂野服蕭散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間事而帝

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復令以本

官節度河東三年以病旬還東都卒遺半藁以儲貳為請無私

言

鄒氏泉曰裴文忠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秉憲

尚論編卷之十四
宗明斷得盡其才謀經營國事故朝政日脩國威日振平淮
西服幽鎮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皆文忠功也論者以
為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何憲宗世
難漸平之日竟以皇甫鏞言罷度相位美業不終惜也穆宗
而下用罷不常而險夫任人乘釁鑄詆遂無顯功非前智後
愚用不用勢當然矣然身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
不思其風烈余歷觀古來名臣如文忠公者亦不多屈指矣
彼前史顧稱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為是言者無乃闇於
明哲保身之義乎

尚論編卷之十四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白居易字樂天貞元中

時

憲宗

擢進士授萃皆中元和初以翰林

學士遷左拾遺天子以旱甚詔蠲貸振除災沴居易乞盡免江

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河東王鐸將加平

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鐸誅

求得財號羨餘以獻若與宰相諸節度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

失度支有囚闔鄉獄更三赦不得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

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入討居易諫曰唐制

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今承璀為制

將又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

易又上言不亟罷兵且有四害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
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李絳為解之
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
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尹曹參軍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
拜左贊善大夫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
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州刺史又有言不宜治郡者遂貶江州
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
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
出討遷延無功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
一旦李光顏久將有威名裴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
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材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

雖進忠不見聽乃旬外遷為杭州刺史有築堤浚井溉田之功

文宗太和初二李黨事興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

易惡緣黨人斥

時居易為刑部侍郎

乃移病還東都自號醉吟先生為之

傳慕惑浮屠道尤甚又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叟

武中鄭據

劉真盧直張渾狄兼謨盧真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

九老圖居易工詩始頗規諷得失及其多下偶俗好至數千篇

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云

鄒氏泉曰史謂樂天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

詩它文未能稱是杜牧又謂其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

為蓋詩與文交病也乃元稹則論樂天詩文多所長激遣切

贍情賦實盡八者各緣所著以見余視其製作信然然亦其

細也樂天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
斥及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
附離為復進計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完節自
高者如樂天寡矣嗚呼賢矣哉

元稹字微之幼孤母賢而文親授書傳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
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宫而
撓國政稹獻書大旨言宜選正人輔導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
召見上疏請開諫諍路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
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
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
入畋游又諫詔令數易及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

者惡之出母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勵
過賦時礪已死礪黨怒俄分司東都論奏十餘事比召還以不
讓仇士良被論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穆宗長慶初潭峻方親
幸以稹歌辭奏御帝擢稹知制誥變詔書体務純厚明切盛傳
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論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
群有司以逞其憾遷翰林結中人魏弘簡共沮裴度度劾之乃
出稹未幾相朝野雜然輕咲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乃
聽于方計反間王庭湊出牛元翼之圖後方計聞課官爭言宜
黜稹帝但削稹長春宮使文宗太和中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
出郎官尤無狀者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

鄒氏泉曰微之始言事忠直剴切欲以立名一由中人獲譴

遂不能固所守至與君子為敵及為宰相終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士論頗不滿然善屬文尤長於詩與樂天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体往往播樂府在越時辟寶華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云

陽城字元宗初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遂無所不通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跡于道李泌為相言之德宗於是召拜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帝遣中人持緋衣賜之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孰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

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皇太子順為開救良久得免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奏罷歲貢侏儒州人以陽名子觀察遣判官督賦自囚于獄府復遣官中余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鄒氏泉曰余讀柳州陽公遺愛碣與其遺太學諸生書復

觀范祖禹論陽公救陸贄欲壞裴延齡麻蓋城於師道臣道
兩無愧矣豈止一節士而新史顧置之卓行之科耶又論者
或祖昌黎諍臣論之遺意說城以為贄不貶則城無所成其
名是又大不然夫城固有待而為者也昌黎之論當城未言
時耳陸贄不死延齡不相城力為多其志凜凜與秋霜爭烈
真丈夫哉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
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
思之久矣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
帝荒縱故公權及之文宗時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召對子亭燭
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它日與六學士對便殿帝

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漸矣學士皆賀公權獨無言帝
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此小節耳公權
論事不阿常與周墀同對墀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
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開成中召問得失時郭昞領邠寧人謂
獻二女乃有是除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諫之帝命中官送
女還昞家其忠益多類此武宗立公權為李德裕所不悅左遷
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群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議者
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焉

柳公權兄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第本志儒學先朝
以待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徒散秩蓋嫌其第以書頭非儒業
也乃穆宗之見思文宗之喟歎韓風之詩命題殿壁帝宣宗

之賜以器幣顧常在書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公樵筆人至以為不孝然則公綽所輕乃當世所重乎然公樵頗博貫經傳奏對多有忠益所自竊秘惟圖籍而銀盃一筭亡去公樵笑謂奴曰羽化矣不復詰跡其風槩書固以人重哉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以蔭補校書郎穆宗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及即位顧德裕厚擢為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初李逢吉追銜吉甫初僧儒李宗閔對策痛罪得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奪裴度相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德裕之為浙西觀察也承亂後頗自檢約遂賦物渚物風俗大變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修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糶具德裕上奏時求貢

使者相屬故推一以諷其它帝又數遊幸狎群小聽朝簡忽德

裕上冊宸六箴

一脩缺二正服三罷職四辨邪大防微

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

肅慶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文帝太

和中始召之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閔先秉政復出之引僧

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矣踰年徙劍南

西川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吐

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因陳出師之利僧孺沮其功命

返悉怛謀於虜以信前盟德裕以為恨會有言拒遠人向化者

帝亦悔之即召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

然

其辭皆若可聽顧審取舍俄代宗閔任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

注既因王守澄以藥進又薦李訓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

不宜引致左右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而德裕節度興元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起為浙西觀察使武宗立召八相即進戒言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監翌日罷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讐使黨人斥德裕陰事又有罔上不道之謬遂貶死崖州

鄒氏泉曰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位然為邪議所排不克成就功業及相武宗以傑材輔英主始克展其猷經綸夷夏振舉法令王室

幾中興豈不稱賢相哉但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於是天子始不悅而怨者得窺其隙而乘之矣况德裕剛而少恕宿怨未忘與宗閔相排斥幾十數年既逐之遠郡加以貝錦流竄至斥其黨僧孺于遐裔若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所誣德裕徒以怨李訓而忿及涯餗此祖禹所謂自為黨而欲破朋黨也故一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死南荒有自哉余讀其周秦行紀論為愴然悲之嗚呼怨憎之毒人也深矣

溫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也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為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建封奉密詔遣造

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迄濟頓效死節造還詔馳驛入奏帝奇其
才將用為諫官以語洩乃止復去隱東都穆宗長慶初賜緋衣
使諭劉總為開示禍福總懼若兵在頸籍所部入朝還遷殿中
侍御史後出復召知彈奏夏州節度李祐遣詔獻馬造劾之祐
為膽落造性剛急人或忤已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
望隱然興元軍亂殺李絳文宗以造能可夷其亂命節度山南
西道造往即問軍中殺絳狀無貸者後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
會疾不能朝遂止

鄒氏泉曰溫造彈擊無所回畏稱不私矣興元之亂造往治
之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又稱當罪
矣乃監軍楊叔元擁造膝祈哀造以兵衛出之因詔抵流罪

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為恨焉然則彊直之士固
有私哉

常處厚字德載中進士第憲宗初擢左補闕言事忠切人不及
知中外推其靖密穆宗冲于忌不向學與路隋授為六經法言
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張平叔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下
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謂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
構李紳逐之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言當徙醜地處厚上
言建中時山東之亂與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讐盧杞為劉
晏償然兵連禍結天下騷然紳繇是免逢吉怒方天子荒暗月
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大感悟王
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

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謂漢文帝有頗牧
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
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
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遂拜相元
和後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并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
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用人搖於浮論奏可
中變處厚獨對頓首乞罷因薦裴度可久任自是無復橫議者
然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讐正
至萬卷焉

泉按處厚安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諍嶷然不可回
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事穆敬文三宗

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耶未句是唐史贊語

鄭覃穆宗相珣瑜子也以父蔭補官憲宗朝嘗奏罷和糴使穆
宗立廷對言側身勤政帝初不懌以蕭俛言知覃為諫官喜其
能盡規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
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鄭滑鎮人固留王承元節度使也不出
詔覃宣諭為開勗大義覃遂安承元乃得去文宗時李宗閔牛
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書罷侍
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德裕既相遂為御史大夫及德
裕罷宗閔復用下除覃未幾宗閔得罪覃拜相帝坐延英論詩
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足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
開成中旱帝多出宮人覃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

衽宜陛下以為殷鑒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遂致仕始覃待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疾惡多所不容竝以為太過憚之

泉按覃素名儒故為宰相猶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又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錢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則覃固有裨聖經者與然不喜文辭每言文人多佻薄遂病進士浮夸白廢其科即議寢然其論不免矯枉之過云

劉蕡字去華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拯世意文宗即位思雪元和宿耻神策中尉王守澄弒將剪逆更二帝不能討

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之蕡對悉意以言大畧以為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國家已然之兆後又言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諸所繫安危之機北存亡之變者咸別白而重言之時第策官馮宿等見蕡對以為過古鼎重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諫官御史盛章論其直而李師者亦上疏乞回臣所受以旌蕡直帝不納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四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鄒氏泉曰論者謂宋申錫以謀泄敗賈餗李訓輩以計不臧死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遂論賈獨譏切宦官為太疏直非也當時文宗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賈而不言誰復言者藉令賈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或消未可知也况黃之對如上所忌時所禁權所諱惡有司所與奪悉披肝膽以言至於論朝廷所當先憂所宜選擇又咸中肯綮非但譏切宦官也獨其所深痛疾而懼譴逐者由此乃舉目之疏直為言事者戒豈篤論也哉

鄭畋字台文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宣宗朝知制誥會討龐勛徐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咸文粲然無不切稅要僖宗立拜相乾符中黃巢勢熾盛據安

南求天平節度使畋欲使節嶺南不戰屈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上然攜議會駢奏南蠻方疆請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損國威靈即抗論至相詬嫚乃俱罷會巢陷東都畋遣兵戍京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帝勞遣拒賊衝畋願以死報國遣子疑績從帝以逆順曉諸將咸聽命刺血以盟捕誅賊黨中和初賊將王璠率衆來攻畋設伏殺璠遁去斬其子威動京師畋招來鎮兵約盟傳檄天下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惧不敢西謀明年復拜畋相軍務一以咨決田令孜于請不遂與陳敬瑄共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不喜畋當國故三人相結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

鄒氏泉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時宰王鐸崔彥昭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輔政謀議中撓而為盧攜令孜相結阻撓不克施用黃巢之難時王命不出劍門賴畋作師于岐以謀破賊大振國威復傳檄諸鎮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滅而鴈門兵至遂平賊矣論者謂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矣儒者之勇乃爾哉比探帝聞捷之言卒之復命輔政幾致中興俄而為宦豎所乘使功不就悲夫

韓偓字致光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宦昭宗反正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惧死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及胤召朱全忠討韓全誨偓勸胤督李茂貞還

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時宰相常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以為傷孝子心俟變練而召可也明日麻不出宦侍合謀李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耶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姚洎代草麻自是宦官怒偓甚偓議事多附胤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撓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它日侍宴全忠胤臨陞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全忠怒偓薄已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為解遂貶濮州司馬後再貶天祐中復召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

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尚論編

卷十四

十三

鄒氏泉曰唐之季文宣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廟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天子塊然無與至賊汙宮闕兩幸梁益則宦官之禍已極矣昭宗不勝其憤力欲清滌所恃者一崔胤而為胤左右者一韓偓耳胤欲盡去餘黨而偓願去尤者以靜群心此胤所為貳偓者乎不然何全忠斥偓罪而胤莫為之解也自偓策不用後復斥去而其禍愈烈全忠始表誅胤而長安遂成丘墟矣時偓然則欲為國除難者可捨長策而自剪其羽翼乎崔昌遐之事可監矣已上名臣

安金藏本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

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剖其胸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杜紕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由是得免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後玄宗屬其事于史官詔鑱其名于泰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廷

鄒氏泉曰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而居之於別殿使不得預政事且革命矣當其時徐敬業起兵于外裴炎諍言于內及劉綽之程務挺輩咸不旋踵就戮正李寒如灰之日也一皇嗣之係豈細故哉乃至公卿不復見恐恐坐私謁死如匪躬雲仙之儔矣安有明目張膽證皇嗣不反者乎自金藏剖心

由是睿宗獲免而景雲之平內難廐子是賴不意太常工籍
乃有此人哉彼為宮官欲引服者可愧死矣

段秀實字成公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肅宗時舉明經凡三

佐府益知名

始佐馬靈營繼事高仙芝又繼從李嗣業

代宗幸陝白孝德不能制軍

剽畧秀實自請為軍候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之時郭子儀為
副元帥居蒲子晞領節度屯邠州士放縱不法至傷市人害孕
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請為都虞侯斬晞橫卒而以老臂持馬責
晞邠由是安吐蕃寇邊馬磷為虜隔未能還因悉銳兵示賊磷
得歸鄭穎璘死攝鎮徙謀亂者一軍遂寧數年吐蕃不敢犯塞
在鎮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
及私後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建中初總楊

炎議欲城原州秀實請湏農隙炎謂沮已召為司農卿朱泚反
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
入泚軍責以忠義泚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趨奉天偽迎天
子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雷岳竊取姚
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兵還翌日泚召秀
實計事語至僭位勃然起奪休源笏奮擊泚遂遇害帝在奉天
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

鄒氏泉曰昔人

柳宗

稱丑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

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姍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
卑弱未嘗以色待物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
然者觀夫追逆兵擊朱泚其應卒之才忠烈之氣可慨見豈

所謂仁者必有勇乎鄭覃有云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誠知言矣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立從孫博學工辭章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由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辨冤獄而兩郡人呼為御史兩為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密為備而泛舟飲酒以紓其疑及祿山反河朔二十四郡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人馳奏之帝大喜真卿在平原募兵大饗慷慨感勵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佐李光弼討賊肅宗已即位靈武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傳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乃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

卿為御史大夫代宗立嘗自陝還真卿時為尚書戶部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又極論載奸以為林甫國忠復起載異日以誹謗貶之峽州載誅楊綰薦之復為盧杞銜恨建遣使李希烈希烈屢脅之不屈遂縊殺之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云

鄒氏泉曰初魯公以忤楊國忠斥外當祿山反哮噬無前獨以區區平原嬰其鋒功雖不成然四方聞者爭起而唐卒以振者魯公為之倡也在肅宗朝數正言宰相不悅御史唐旻又譖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朝元載壅蔽為姦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

盧杞既相德宗益惡而斥之尤不滿意遂為所擠見殞賊手
其英烈言論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也曾子固嘗言之唐
之朝臣見忤於丑且起且仆至於七八竟死而不自悔者曾
公一人而已余何以易斯言哉

顏杲卿字昕

與真卿同性

性剛正蒞事明濟開元中再以最遷范

陽戶曹參軍祿山表假守常山杲卿稱疾不視事委政長史袁
履謙潛謀起兵與真卿以平原相犄角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
萬入土門遣郭仲邕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
賊棄饒陽圍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
而樂安博平等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聞大惧使史
思明急攻常山杲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

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亦
不答遂殺季明執杲卿至洛陽罵賊至死不絕

鄒氏泉曰方祿山之反也杲卿與真卿相犄角以挫其西鋒
功雖無成然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此兩人挽其後也力屈
而陷至詈賊斷舌可使亂臣賊子赧然疑沮而不得逞而亦
可以激輟靡偷生之徒夫姦缺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
義士則四方解情祿山之見斃於其子與黨也可謂非天道
之好還也哉

子謂慶緒
黨謂嚴莊

張巡字巡博通群書曉戰陳法氣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
者開元末擢進士第由太子舍人出為清河令治績最秩滿還
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頭用荅曰是方

為國怪祥朝宦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誅土豪猾吏華南金政
簡民宜譙郡守楊萬石遣迎祿山兵巡率吏哭玄宗皇帝廟遂
起兵討賊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有賈賁引軍進至雍丘
巡與之合而潮在外還圍雍丘六旬大小數百戰潮敗走當此
時王命不復通有大將六人勸巡降巡明日設天子像引六將
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兩敗賊賊遁陳留及賊將楊朝宗
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遣
將雷萬春南霽雲等戰寧陵斬將殺賊朝宗夜去至德二載祿
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合朝宗攻睢陽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
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
軍糧戰具子琦聞巡欲乘勝擊陳留復圍城巡遠親鼓之悉軍

戰賊潰頃復圍城食盡救不至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
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勢鼓而南江淮必亡遂
死守不去及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城遂陷與遠俱執南霽雲雷
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巡之執也謂子琦曰吾欲氣吞逆賊
顧力屈耳子琦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既死送遠洛陽殷
緒亦以不屈死遠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與巡同年生而
長故巡呼為兄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睢陽至今祠享
號雙廟云 南霽雲附後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
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厯潰梁宋
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

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泉按唐元和時韓退之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關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殺奴僮以哺卒而抗不降乎遠之不畏死甚明也又言城陷自所守巡子去疾上書言父巡與遠各此與兒童之見無異退之守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巡遠分於褒貶尤慎可信則巡遠之節誠不當輕為軒輊也顧後立多稱巡遠忠烈而畧霄雲蓋謂史贊獨以完節與二人耳今觀霄雲如進明請師對樂涕泣斷一指以歸報及被執對巡

曰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故德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巡遠霄雲與顏果卿等而僖宗求忠臣後與大中凌煙之圖並及此三人可以觀公論所在矣余故特為表章之右忠義

元德秀字紫芝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負母入京師既擢第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嗣不可絕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自乳兄子數日湮流既長將為娶家者貧乃求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吏白彼詭計且亡去德秀曰許之矣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尸虎還玄宗在東都誦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蒿于蒿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

嘆曰賢人之言哉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一縑
架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局餽家無僕妾歲
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散從之不問賢鄙
為酣飲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况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事生
哀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
已李華兄事德秀於其卒也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
謂之元魯山

泉按德秀之卒也其第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
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
無餘人情所醜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

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
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
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泉於魯山高其行藉令與之並立
將顧為執鞭為歆加美一辭然無以增於結之言矣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
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
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
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無十日計不少輒也文成竄梟篋
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
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
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嘗苦飢身畚鍤採刺魚

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黷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
不動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
說七種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百里為致之不喜與流俗
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床釣具
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
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
卒光化中常蒞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泉按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事吳為鬱林太守罷
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在保
其居為乃龜蒙躬親畚鍤第茶煮泉論撰讐此不輒不忝廉
吏之後而辭召不赴固保其素又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

城關也唐興賢人多在位其遁迹不出 纔班班可述者數
人而可當在取捨者龜蒙之外無幾也故紀之以槩其餘云
右高逸



